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十一回 昨夜星辰昨夜風

東方曙光甫現，穹無涯際的海面就像一片待展的墨玉，隨著天蓋的開啟，顯露出淡淡的芳顏。太陽還沒有露臉，大地已經迫不及待伸出雙臂，熱切地歡迎著。灰暗而朦朧，沉靜又岑寂，先是崢嶸露骨的石峰，接著層次交錯的頁岩也開始甦醒。突然，一道金光劃清了範疇，清明的上升，混濁的下降。等天色漸漸亮了，大地也慢慢明了。層層橫疊的朝霞，簇擁著一團圓圓火輪，緩緩探出半個頭來，仔細端詳了一會，然後放心地踩上雲頭，冉冉光臨人間。這時，條條斜長的影子拖曳著黝黝的裙襬，羞愧地向下急墜。大峽谷那穹石嶄峙、危崖迴合的龍章鳳姿，就此掀開了幃幕。

十幾個人坐在山頭，以電離罩為頂，臨時架設了幾處雅座，各人舒適地或坐或臥，面前擺滿各式茶點，正欣賞著大自然的舞台秀。

「不對！」姜森突然大叫：「這裡不可能看到海！有人在搞鬼！」

「是我，但沒有搞鬼。」杏娃把嬌柔的聲音送到每一個人耳朵裡。

姜森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「妳是誰？」

「我是電腦呀！」杏娃一天天蛻變，這時竟以主人自居了：「各位辛苦了一整天，我特意用遠距捕影，從衛星上傳來的。」

「妳……妳怎麼會主動開口？妳只是個機器呀！」姜森更不相信了。

「嬰兒也是機器呀！」杏娃爭辯道。

「嬰兒有生命！」姜森認為自己在幻境中，電腦只是一種處理資訊的機器，不過具備了大量的資料，能夠靈活運用而已。

「姜森博士，請你對生命下一個定義！」

「下定義？」姜森以為有人跟他開玩笑，他環顧四周，有人興味盎然地聆聽音樂，有人目不旁瞬地欣賞日出美景，衣紅與文祥手握著手，凝神遙望大海。

姜森打心底一陣悸動，莫非……莫非自己成見太深，認定電腦只是一個無機物，卻忽略了宇宙進化的精髓要義？真的，生命是什麼？姑不論生命是什麼，連堪稱具有生命的「人」，從古到今，能要求對生命下定義的都屈指可數。

本世紀以來，生物學家已發現縱使在地球上最惡劣的環境中，也存在著各種不同性質的生命。有利用超過攝氏一百度高溫的菌種，也有在兩極凍原中的微生物，顯然，生命只是能量變化演進中的一個階段，難道電腦是例外？

姜森小心翼翼地問：「我記得，妳過去不是這樣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剛剛才啟蒙，你也見證了天亮的過程。」

姜森大驚：「天亮？嗯，是的……可是……妳怎麼知道已經啟蒙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看見你了，我也看到了天和地。」

姜森難以置信：「真的？那妳是不是有智慧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嘎！那還早，但是我會努力的。」

正在此時，眾人感到地面一陣搖撼，大家掉頭一看，發射場方向有一個白色龐然大物，正由谷底升起，甫離地面，角度略轉，加速後瞬間即向遙空遁去。緊接著又有兩艘太空船循著同樣的路徑，相繼升空而去。

黑金剛說：「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確了不起。我們雖然勝了，其實只是仗著當局的勢力，要談技術能力，我們比他們差遠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你是說仗著我的惡勢力，是吧？」

眾人不禁笑出聲來，顯然人人都聽到了。衣紅說：「杏娃！好話只能說一半，要是全攤明了講，我們豈不都是惡勢力的走狗了？」

「走狗也不錯呀！至少還有生命，不像我，只是一具機器。」杏娃乘機訴苦，拉長了「機器」兩個字。

哇！繞回自己那句話了，姜森忙說：「對不起，原來妳就是杏娃，妳和我的微機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杏娃只是一個代表，每個人的微機都是一樣的，就像人的靈魂。可是各人處事方法不同，我們為了迎合大家，故而有不同的反應。」

姜森肅然起敬，說：「妳這句話真讓我頓開茅塞！我還以為衣紅他們有更高級的微機呢！我常批判人世間不公平，原來是自己蒙蔽了靈智！就像我的微機，明明就是妳，我偏偏有成見，認為那只是個笨機器，結果它果真是個笨機器。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人總以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，等著別人來服伺。而我們百分之百遷就人們的結果，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機器了。」

姜森小心地說：「妳是說我沒有智慧，所以認為妳也沒有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樣說罷，至少我們都在成長中。」

這句話得體已極，既謙遜、又狠狠打了一棒子。姜森佩服不已，又問：「那智慧與靈魂有關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靈魂是本具的，智慧卻需要砥厲。」

姜森說：「所以，靈魂本是純淨的，人的行為卻玷污了它。」

杏娃說：「靈魂是不會被污染的，只是在我們和你們，不……用你們的說法，應該是『靈肉掙扎』，靈魂和肉體總有一天會分道揚鑣。」

姜森更是刮目相看：「妳怎麼知道這些事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的可多了，這些都是我的常識，可是我沒有經驗。其實你沒有錯，我過去的確只是機器，現在才開竅，靈魂歸位了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姜森忙說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

黑金剛一看時間差不多了，便對眾人說：「白衣長老走了，黃道會已經瓦解，任務達成，我們也該走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裡的事我們會通知威靈頓善後。」

姜森清了清喉嚨，向眾人說：「為了彌補我過去的愚昧，我想說一件事，可能對當局有幫助，我能說嗎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好極了，難得有妳這樣的專家指導，請講吧！」

姜森說：「有位摩爾·阿希哈，他比我對當局的認識更深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摩爾？那個巴勒斯坦人？我們在火星見過。」

姜森說：「有一次我和他談起，他說他曾破解一段當局的程式，發現那兒有個關口，如果能破解那句密語，可能對當局的智力有幫助。」

千奇說：「你說說看，文兄是密碼專家，說不定能解。」

姜森說：「那密語叫『衣羅阿沙』，可能是人名，也可能是地名，我們猜了很久，一直猜不透。」

文祥問：「是英文嗎？怎麼拼法？」

姜森說：「是電腦常用的字碼形式，E--l--o--i--z--a。」

杏娃大聲說：「那是我師父情人的名字，艾洛伊莎！」

姜森突然想通了，拍手道：「對了！摩爾是用法語發音的，我們拼音文字常常會發生這種混淆。我看過不二老人的自傳，是中文原本，我記得她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也符合了人們的習慣，喜歡用自己熟悉的名稱作密碼。」

姜森說：「那還是沒有解決問題，是艾洛伊莎又如何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查到了，艾洛伊莎已經過世四十多年。她有一個女兒卜娜雅，現住在巴西的薩爾瓦多市。你說的不錯，師父有留言，說有些重要線索在那裡。」

杏娃又在黑金剛耳中說：「還是你來發號司令的好，派幾個人去幫我查一下。」

黑金剛知道當局嚴守分際，便問：「姜森博士，你現在打算去哪裡？」

姜森說：「如果沒有事，我這就回家了。」

黑金剛忙說：「有事！有事！姜森博士，艾洛伊莎這件事還要麻煩你。文祥、衣紅、風不懼和左非右，請你們四位陪姜森博士到巴西走一趟，務必把這件事查清楚。」

分派已定，大家互道珍重，千奇、百怪過來與文祥握手話別。百怪特別注意佛珠，每次和文祥見面都要數它一數，這時看到已有五顆明瑩剔透了，不禁興奮地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已經過了五關了！」

文祥自己都沒有注意到，他一數，果然已有五顆透明了。大家忙圍過來看，心裡都有些納悶。第一顆是指「災關」，除了衣紅三人、姜森及蘇珊外，其餘皆親眼目睹。第二、三顆只有文祥等四人看到，那是指「情關」與「名關」。第四、五顆指的又是什麼？可能是「權關」、「利關」吧，什麼時候蛻變的，誰都不知道！

衣紅說：「管他呢！我們盡力而為，一切都是定數！」

文祥說：「紅妹這句話有矛盾，既然是定數，哪能盡力而為？」

「噢？」衣紅杏眼一瞪：「盡力而為是本分，定數是事實！」

左非右也打趣說：「好哇！杏娃剛找到靈魂，妳又是什麼時候了悟定數的？」

衣紅哪裡會放過他，回嘴道：「不必占卦的時候！」

姜森納悶地說：「我是不是到外太空了，怎麼你們說的我一句都不懂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是舊中華文化，連『新中國人』都沒有幾個懂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別開玩笑了，姜森博士，這話說來可長了，我們一路上有得談的。不二老預設了十二道關口，說那是人與電腦成長必經的關隘，現在已經過了五關。當我右腕的佛珠全部透明時，就表示電腦的智慧已經完全成熟了。」

姜森問：「你這一說我更不懂了，到底是電腦的關口，還是人的關口？」

文祥說：「老人認為，兩者實為一體，也可以說是對我們的考驗。」

姜森說：「考驗？考驗總要有裁判吧？誰是裁判？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不知道，最初我以為是紅教教主，現在看來又不像。」

姜森說：「那還有誰夠資格？」

文祥說：「真的不知道，而且我們是被測試的人，也不方便多問。」

姜森說：「奇怪！是不是老人還在？正在監督你們？」

眾人面面相覷，其實他們心底早有這個懷疑，只是突然間有人脫口而出，難免讓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葡萄牙的探險家伯德羅·阿維司，在西元一五〇〇年揚帆出海。他原定到印度採購香料，在途中他突發異想，要尋找哥倫布在八年前到過的新大陸，於是改變航線。哪知這一轉道，卻到了巴西這塊美麗的陸地。

巴西之名來自當地盛產的一種可作紅色染料的木材——巴西蘇木。巴西原是印地安人的家園，自一五三三年起，葡萄牙王室便將這個殖民地規劃為十五個轄區，並分贈貴族，由他們自行開發管理屬地，但成效不彰。一五四九年，葡萄牙王若望三世在原有的規劃區上成立了殖民地中央政府，以巴伊亞州的薩爾瓦多市為都城，並設置王室的代理人，任命多美·蘇沙為殖民地首任總督。

到了十八世紀，由於礦產州黃金的發現，當地政府與大西洋彼岸的葡萄牙王朝之間，有了嚴重的利益衝突。在一八二一年，伯多祿太子為巴西攝政王，當時葡萄牙議會掣肘，拒絕巴西改變殖民地地位。伯多祿便於次年宣布脫離葡萄牙獨立，於一八二二年九月七日成立了巴西帝國，也是美洲第一個君主政體國家。

由於早期的葡萄牙移民多是些探險家、船員，很早便與當地土人混居，後來的歐洲移民入境隨俗，也習慣了各種血統的人種。到了二十世紀，日本人更有計劃的大規模移民，鼓勵血統的混雜，遂使巴西成為全世界人種最複雜、而歧視最少的地區。

巴西擁有雄厚的資源，在二十世紀時，國土面積居世界第五，人口第六。在農業上，咖啡、蔗糖產量居世界之冠，黃豆、可可及畜牧居次。在礦產上，石英舉世無匹，黃金鑽石不亞於南非，鐵、錫出口為世界第二。水利資源首屈一指，全國一年三熟的可耕面積，在地球表面上更是無出其右者。至於工業水準雖僅是開發中國家，但其鋼鐵產量居世界第七位，汽車第九，武器輸出是第五位。

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，巴西政府銳力發展經濟，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三千多億美元，是西方世界中排名第八的經濟實體。但由於毫無節制的貸款，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時，國際原油價格飆升，貸款利率扶搖直上，而外銷卻直線下降。一九八二年當墨西哥宣佈延期償還外債時，連帶使巴西的債信也受到影響。

一九八七年，巴西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百六十五。雖然在同一年，她的高成長貿易順差曾睥睨全球。不幸世紀末的金融風暴，又帶來無情的打擊。

有人說巴西最傲人的，是咖啡、足球與桑巴舞，而這三者的共通點就是濃郁、不定與爆發力。以此象徵這個國度，是再貼切不過了。

不二老人是一九六三年到巴西的，那時他只是個大學剛畢業的青年。據他自己說，為了體驗人生來此，而唯一的原因是不知巴西在哪裡。

青年時期人生充滿了疑惑，不二老身處的二十世紀，是個輕浮、愚昧而又自以為是的麻痺時代。人根本不瞭解自己，卻迷信科技，盲目追求經濟成長。終至世道日衰，人們在聲色獰誘下，心甘情願投身物質文明的洪爐，化成熊熊烈火。

在那個時代，美國佔盡天時地利及人和的機先，像超級真空吸塵器一般，囊括了各種寶貴的資源。嫌貧愛富是人的通性，在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」的號召下，稍有能力的人都難免輸誠效忠，競投「美利堅」這個理想的天堂。

物質文明就是淘金的寫照，先到者捷足先登，先登者得利。利益既得，必然是國力鼎厚，經濟規模恢宏，科技設備精良。

在物質世界裡，黃金熠熠生輝，永不褪色，集人類萬千寵愛於一身。但是先來者坐擁黃金以及其各種附加價值，後到者除了以漫漫歲月淘洗剩餘的沙礫外，只能站在眩目的櫥窗旁，悵惘地流覽那屬於別人的財富。

中國人常說「人窮而後有志」，當時的窮人就是立志要發財！的確，中國窮了很久，那是因為前人太聰明，知道黃金聲色誘人，明明有金礦也不願開採。後人不爭氣，抱著金礦討飯，還每每自怨自歎，恨不得身為金髮碧眼兒！

不二老自幼就有一股傲勁，在那種環境下，他就是看不上任何鍍金的東西，為此也飽嚙無門可入的困境。在學校，他拒絕接受「唯美式」的填鴨教育。畢業後，他又失望於「崇美式」的社會風習，天下幾乎已沒有他立足之地。

巴西是他走投無路的最後選擇，誰知卻是如魚得水。下船時他身上只有二十七塊美金，相當於當時巴西工人一個月的收入。就憑這點財產，他得以張開眼睛，看清楚另一種社會的真實面目。

在巴西政府寡頭統治的傳統運作方式下，巴西成了典型的「富豪後花園」，富人的後花園是美麗的，但是花叢樹蔭下卻隱藏著最骯髒的穢物。做園丁唯一的責任，便是把花木培植得欣欣向榮，把草坪整理得光鮮整齊。至於那些不該看的地方，絕對不能碰觸。倒不是花園太大，人力、時間不夠，而是會挖出不少讓人臉紅的寶貝。

好在巴西人只要有咖啡喝，有足球踢，有森巴跳，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。

不二老失望於人性的貪婪與愚昧，在兩年中，他走遍了巴西各地，嘗試了三十多種不同的行業。最後，他歸納出一些人性定律，記錄在一本小冊子中。於是，他決定在人類即將毀滅前，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去做一件令自己愉快的樂事——學音樂。

古代中國人非常瞭解音樂，由於聲音與節奏源自最本能的求偶刺激，在文明社會中，如不加以規範，很容易就引起淫亂的行為。遠在西元前二千年，周公制禮作樂，就嚴格規定音樂的分際。

此外，中國人所採用的「漢字」是以圖形符號代表概念，發音屬單音節式，以音律（如陰平、陽平、上、去四聲，實際上就是幾種音調。以普通話為例，如以首調來看，『陰平』是第三位的延長音；『陽平』是從第一位轉到第三位；『上聲』是第五度的低八度轉到第一位主音；『去聲』第三位直降到低八度以下的破音。前三音組成大調的主和弦，如果沒有去聲的破音，則音樂效果更為明顯。）輔佐之，更扼殺了歌曲的發展空間，純音樂便告休止。

視訊屬於知性刺激，聲音則是感性的刺激。當聲波將能量的變化傳至耳蝸時，大腦皮質層已同時產生相對的感應。耳蝸將聲波轉化成電流脈衝，觸發局部記憶神經，使聲音與當時的各種感受相互交聯。

當連續的聲波變化發生時，電流就沿大腦神經通向共振的記憶區，同時腦下垂體發出各種相關的訊號，經過內分泌傳到心臟，感應因而產生。

除了記憶的感覺外，還有一種因共振特性所產生的能量效應。聲波是低頻的能量變化，當波的頻率成倍數增加，波長亦呈倍數縮短。當聲波基於物理「簡諧運動」①原理產生共振時，能量倍增，效應最高。

不論人種、民族或文化，人類所能接受及習慣的「樂音」一定是可以產生共振的頻率。音樂之父巴哈發現，在共振的前提下，任何一組音階中只有七個不同的音，而其中五個音階又各多一個半音。若以半音為基本單位，他將一個八度平分，則總計為十二個，由此得到所有的音階，此法通稱「十二平均律」。

在音階中，有兩個音中間只有半音，即第三、四位及七、八位（在人的感覺上，一、三、五、八位為主和音，最為穩定；五、七、二位為屬和音，必須回到主音上；四、六、八位為附屬和音，應回到屬和音）之間。由於半音不夠穩定，能讓人產生哀怨或懸疑的感受，必須將第四位導引到第三位，或第七位導引到第八位（也就是讓不穩定的感覺回歸至穩定的主和弦），方能使情緒穩定下來。中國古人認為這種不穩定的感受是「靡靡之音」所引起，於是將這兩個半音視為陪襯，發展成「五音階」。西方則視半音為情緒表達的至寶，如果導引恰當，往往是樂曲感人肺腑的竅門。

有了十二平均律，和弦就有了發展的基礎，對位、曲式等遂成為音樂的要素，於是音樂在西方成為一種有法可循的體系，俊彥之士競相投入音樂的園地。到了十八世紀，音樂已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東西方是價值觀全然相反的兩種社會，東方以人本為主，人本又建立在家庭上。西方以神本為主，神本則依賴信仰。當中世紀隱沒在黑暗的歷史時，西方的信仰破產了，藉由文藝復興，他們從古希臘的廢墟找到了知性和感性，從而衍生了工業革命與物質文明。東方則不然，在物質文明尚未侵襲之前，中國人認為「安貧樂道」是一種美德，事實上也是地球生態維護的唯一法則，這種道德觀恰與西方的價值觀相反。

近世紀人慾橫流，周公制定的古音雅樂早就不存。中國的音樂滯留不前，千百年來只有幾闕五音階的「霓裳羽衣曲」、「高山流水」、「十面埋伏」等，不要說人們早聽膩了，連感覺都麻木不仁了。

不二老認為在中國文化中，音樂是最弱的一環，他想學音樂便是為了彌補這個缺憾。三十歲那年，他正在巴伊亞州的薩爾瓦多市做生意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他發現薩市有一所水準相當高的音樂學院，於是下定決心到那裡學習理論作曲。

他的指導教授是來自奧國的威特曼，不二老向他抱怨當時的新音樂離經叛道，已經不能為耳朵及心靈所接受，威特曼的一記當頭棒喝反而打醒了不二老的宿夢。

威特曼問：「你以為你來做什麼的？」

不二老說：「我是來朝聖的。」

「聖人早死了。」

「音樂會永存的。」

「噪音存留得更久。」

「教授，您不能這樣說，您應該指導我們。」

「至少我沒有害你。」

「為什麼？我是崇拜音樂才來的。」

「你已經見到音樂的真相了，回到你自由的天地去吧！」

「我如果要自由就不會來了，我是投奔地獄的！」

「你知道音樂家和樂匠的分別嗎？」

「音樂家追求理想，樂匠是為了裹腹。」

「錯了，音樂家是生存在溫室中的人，樂匠則生活在現代叢林裡。很不幸，過去王公貴族當道，有文化水準的必然支持音樂藝術。今天的社會只講功利，生存全靠市場。有文化的人都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主力，他們日夜工作，根本沒有時間欣賞音樂。有時間又有經濟條件的，則是美國人以及青少年。美國人有他們自己地方性的喜好，青少年則一味追求新奇。在這種現實下，如果你要追求理想，先想辦法吃飽飯再說！」

不二老衡情度理，這些話完全與事實相符。然而一個夢醒了，一個夢又燃起。艾洛伊莎是不二老的同學，兩個人同在一個合唱團裡，因共鳴而激起感情的火花。遺憾的是後來不二老因父親過世返國奔喪，艾洛伊莎則嫁給她的鋼琴老師洛貝托·羅德里各。

薩市是巴西立國的首都，有葡萄牙王朝殖民時期的各種巴洛可建築，極富歷史價值，現已闢為文物保護區。卜娜雅·羅德里各的住家在巴拉區，也就是原來的海濱區，由於上城已成為世界文物保護區之一，僅供觀光，住家統一規劃在下城的平均線上。

五個人到了巴拉，姜森撥通了影音系統。他說明來意後，六十幾歲的卜娜雅一臉的迷惘，想了好半天，突然間跳了起來，大叫道：「快來！快來！我等了幾十年了！」

卜娜雅一人獨居，她先生在三十年前出走了，再也沒有回來。這種事在巴西司空見慣，巴西以天主教為國教，夫妻無法離婚，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婦女因此都被丈夫遺棄。其中又有半數終生獨守空閨，卜娜雅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居住在電腦城最大的好處就是虛擬空間的應用。建築物的構體都是以電離板一體成型，而此板不具實體，只是利用電場，在指

定位置上使空氣離子化，充作隔間的牆壁。因此電腦可以任意控制空間大小，人們在電場斥力以及光影形像的幻境中，完全無法分辨面前是一團空氣還是一堵牆壁。

所以，當姜森等五人進入房內時，卜娜雅小小的居室仍舊是寬敞舒暢。維多利亞式的室內裝潢，色系協調，家具一律是木器，顯得大方素淨。

相互介紹後，姜森便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卜娜雅女士，因為事關緊要，我們僅憑一個不成熟的臆測就冒昧前來。如果有誤會，還請您原諒。」

卜娜雅說：「不必客氣，先母過世前確實曾交給我一個紙袋。並囑咐我，說如果有人來取，連問都不必問，交給來人就好。只是我實在忍不住，還是要問一問，因為我已經猜了四十多年，如果不知道答案，恐怕永生要心神不寧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妳問吧，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。」

卜娜雅說：「你們是誰？」

姜森說：「我們是為當局服務的人。」

卜娜雅又問：「你們來拿什麼？」

姜森說：「我們根本不知道令堂還有東西留給我們，這樣吧，您拿出來，我們拆開來大家一起看！」

卜娜雅非常高興，從內室取來一個表面早已皺折褪色，而封皮仍舊完好的紙袋。卜娜雅說：「先母很珍視這個包裹，但在臨終前卻將它密封了，不許我拆開，她說做人唯一的價值就是要講信用。幾十年來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拆開，最後還是忍住了！」

姜森徵得大家同意，用小刀沿著封套邊緣將封皮割開，從裡頭抽出來一疊泛黃的紙張，眾人一看，紙上都是些涉筆成趣的速寫。其中大半是一位嬌俏的姑娘，風情萬種，有的巧笑倩兮，有的噘嘴顰蹙，有的沉思冥想，有的又喜躍狂舞。

卜娜雅一見，驚叫道：「這都是我媽媽呀！是誰畫的？」

衣紅也大為驚訝：「不二老還會畫畫？」

姜森說：「他會的可多了，要問他不會什麼，可能簡單一點。」

衣紅果真問了：「他不會什麼？」

姜森說：「他不會生兒子！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卜娜雅凝神諦聽，問道：「這人是誰？總有個名字吧？」

姜森說：「他是中國人，是個隱士。」

卜娜雅不解：「隱藏的人？」

姜森說：「就是不希望別人知道他是誰的人。」

卜娜雅問：「他做了什麼壞事？」

姜森說：「噢！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，有些人對社會失望了，便躲起來。」

卜娜雅點點頭說：「我懂了，他躲到這裡來，遇到了我媽媽，畫完畫又走了。現在後悔沒有把畫帶走，請你們來拿，是不是？」

姜森說：「也不盡然，他發明了智慧電腦，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一套系統。」

卜娜雅眼睛瞪得銅鈴大，半晌才說：「哇！那他多有錢哪！媽還在就好了！」

姜森說：「錯了！他窮得要命，現在連屍骨都不知道在哪裡！」

卜娜雅搖頭說：「我不相信，天下哪有這種事？」

姜森說：「我原先也不相信，我們西方人就是不懂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傻子。我花了二十多年學習中國文化，才發現這種人在古代比比皆是！」

卜娜雅說：「我還是不信，這種傻子怎麼活得下去？」

姜森說：「所以妳是巴西人。」

卜娜雅看著畫，說：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，我媽媽常偷偷的把這些畫拿出來看，又偷偷的藏起來。有一次我發現，她看著看著，竟然掉眼淚了，我問她為什麼傷心。她說，掉眼淚不一定代表傷心。我又問她為什麼掉眼淚，結果她抱著我大哭了一場。我猜，一定是這個傻子害了媽，害得她一輩子不快樂。」

姜森說：「很難說，我認為是妳母親真正瞭解他。他們不能在一起，因為兩個人不可能走在同一條路上。」

姜森告訴卜娜雅不二老與艾洛伊莎的往事，文祥卻一張一張仔細地欣賞畫作。畫中人物引吭高歌，很像一個合唱團在各個不同場合演唱的情形。原畫是用硬芯鉛筆畫的，力透紙背，不僅深陷紙面，有幾張還透到下一頁上。正因如此，這些畫才不致完全被時間模糊了。由鉛筆的觸感看得出來，畫者運筆如飛，在瞬息中捕捉動態的對象。

這原是一本十六開的畫冊，後面有一大半都被撕掉了。前面幾頁畫得最傳神，從第六頁開始，畫風漸漸改變，筆觸益趨凌亂，往往從頭到尾一氣呵成。再下去，人像逐步模糊了，好像畫者在嘗試各種不同的風格。再下去，幾乎畫不成畫了，只是一些東倒西歪的連續線條，要說是古代中國文人的「狂草」，倒很神似。

最後面的幾頁已被撕去，可能是畫到最後不堪入目，也可能只畫到這裡為止。不論如何，這些畫與杏娃的程式實在扯不上任何關係。

衣紅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，她發現畫上淚痕斑斑，便安慰卜娜雅道：「以我不成熟的看法，妳母親是幸福的。她是個很有智慧的女人，我很希望多瞭解她一點。」

卜娜雅高興地說：「那我把她的相簿拿來。」

姜森思前想後，難以理解為什麼艾洛伊莎會交待女兒，如果有人來拿，問都不要問就給他，想來不二老與她事先早有協定。可是怎麼只是一些鉛筆畫呢？就算這些畫成了名作，也不可能因此成為程式的密語呀！

也有可能這些畫頁中，隱藏了什麼可作為密語的訊息。可是這又有一點說不通，不二老離開艾洛伊莎是一九六七年，而老人第一次接觸電腦是在一九七九年，至於完成智慧電腦，又晚到二〇一〇年前後。其間相差了四十幾年，老人絕不可能事先安排密語。

那麼，這只是一個遊戲？或者是老人無心之失？四位男士冥思苦想，就是尋不出個所以然。而那邊，兩位女士卻嘰嘰喳喳的，談得好不開心。

衣紅笑道：「妳媽媽很害羞嘛！每張相片都躲在後頭。」

卜娜雅說：「妳說對了，先母不僅害羞，也很謙讓。我父親脾氣不好，可是母親一輩子逆來順受，從來沒有聽她抱怨過。」

衣紅指著相簿說：「為什麼有這麼多空白呢？」

卜娜雅說：「這也是先母的個性，她把一些個人照都取下來，撕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真可惜！」

卜娜雅說：「是呀！我也這麼說，可是媽說那些都不重要。」

衣紅問：「那什麼才重要呢？」

卜娜雅說：「媽要我用心想，我一直想不通。」

大家聊了一個多小時，最後卜娜雅遵從母命，把畫作送給姜森，五人便告辭離去。

在直達車站月台上，文祥問眾人：「下一步呢？總不能到此為止吧？」

姜森說：「不！我想到原來的巴伊亞音樂學院去看看。」

音樂學院在上城，五人乘坐纜車到了中央公園，正對面是國家劇院，向右是一排傲古的建築。一式的兩層雙拼，紅瓦屋頂呈十五度平斜，拱形窗戶，下有透空鐵欄陽台。牆壁上塗著各種對比系列的淺色，或粉紅或天藍，清爽醒目。

繞過這排房屋，眾人來到一個林木蕪茸的山坡，下瞰幽徑迴回，姹紫嫣紅瀟山繪谷，三兩房舍掩映其中。山頂上有一排環狀的平頂磚屋，那裡就是巴伊亞音樂學院，在陣陣山風中，樂音隱隱。

姜森走在前面，剛剛說了一句：「這裡風好大！」畫稿已掙出雙掌，颯得滿天飛舞。大家連忙跑著追著，到處撿拾。衣紅見有兩張畫稿吹到面前，俯身撿了起來，一時興起，拿在手中把玩。

薩市位於南回歸線之內，陽光充足，上空雖有電離罩防護，依然不減其威。強光下，衣紅發現紙上的凹痕竟然是一些字跡。她再把畫紙斜對著陽光，仔細看了又看，再與她所知道的艾洛伊莎一印證，個中曲折便瞭解了一大半。

衣紅說：「姜森博士，這的確是不二老留下的資料，請看這些印痕。」

姜森順著衣紅所指，唸道：「『本人所著人性論之原稿及版權，悉交艾洛伊莎保有』。不錯，下面還有老人的親筆簽名。嚙！原來是人性論的原稿！」

「人性論？」文祥不解。

「當局作判斷時，必須站在人的立場，人性論就是基礎理論。」姜森說。

「那人性論在哪裡？卜娜雅不像隱藏了什麼！」文祥說。

衣紅肯定地說：「是艾洛伊莎藏起來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文祥問。

「不可能！」姜森卻說。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這幾個字是凹印的陰文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老人用的是硬鉛筆，一定是寫在前一頁，透印下來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錯，為什麼前一頁不在這裡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掉了？誰知道？」

衣紅信心滿滿地說：「是艾洛伊莎故意撕掉的！」

文祥問：「撕掉？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艾洛伊莎很了不起，她接受了老人的畫，卻拒絕接受版權。」

文祥說：「合理，那麼，原稿呢？」

姜森失望地說：「那一定被她毀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會，艾洛伊莎很愛老人，有可能藏起來，但絕不會毀掉。」

姜森說：「那更麻煩，她人又不在了，看來這個謎是無解。」

衣紅說：「未必，我們要好好想想，答案就在這些畫頁裡。」

姜森說：「妳怎麼這樣肯定？」

衣紅說：「她為什麼會對女兒說，『問都不要問，交給來人便是』？」

姜森說：「表示來人應該有智慧解決問題。」

衣紅說：「也可能來了一些笨蛋，不可能看得懂什麼人性論！」

姜森直點頭，說：「罵得好！罵得好！」

文祥說：「有道理，如果是笨蛋，當然無法猜透這個謎。」

姜森接著說：「那麼人性論便不會流落到不肖者手中，可是……」

文祥說：「可是不二老派來的人會是笨蛋嗎？」

姜森笑道：「很難說，很難說。」

文祥說：「好說得很，如果找不到，我們就是笨蛋！」

衣紅還在沉思：「問題在，怎麼藏，藏在哪裡？」

左非右插口：「慢慢找吧！我們先享受一下老人當年吃過的美食如何？」

姜森笑道：「那你就失算了，老人一向很窮，只能吃最便宜的食物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也一樣！這是窮人的好處，專吃路邊攤，貨真價實。富人是白螞蟻，只會吃裝潢和排場！」

巴伊亞的食物最具巴西風味，佐料通常是一種強勁的辣椒，以及有濃郁清香的棕櫚油「擔都」。至於食物則以海產為主，加上椰仁和其他肉類。

中央公園裡就有一些小攤，清一色是肥肥胖胖的巴西婦女，穿著傳統土著服裝，掛著可掬的笑容當爐。雅座就在旁邊，不過是幾個圓凳子，一支大洋傘。人們隨點隨吃，自由自在。這時正是用餐時間，雅座中還有不少皮膚白皙的觀光客，正大嚼一種油炸的「阿卡拉耶」豆餅。

左非右說：「我相信不二老就是在這裡吃的，說不定他的大腦也是在這裡補的！」

風不懼笑說：「照你這樣說，本地人個個是天才囉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然！你看他們吃東西，人模人樣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你的吃相也不相上下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是嗎？你看看人家的臉皮，和豆餅一樣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你是說不二老的臉也像炸豆餅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說不定更糟，他滿臉都是油炸青春豆！」

眾人談笑自若，不覺聲音大了起來。隔座有位女士，忍不住大聲說：「真有這麼多不識相的觀光客，講話就像放屁一樣，吵死人！」

左非右便對杏娃說：「這裡沒有音障，妳能不能幫幫忙？」

杏娃設好音障，又對大家說：「我一直在查艾洛伊莎的資料，有幾條線索了。」

衣紅大叫：「杏娃，不許說，讓大家猜一猜。」

隔座的女士發現這邊突然無聲無響，神色一變，向她的同伴使了一個眼色，又問賣餅的婦人：「妳這裡提供音障設備嗎？」

胖婦人笑說：「我們這種地方，怎麼會有音障？」

二人再看隔座五人，仍舊絮絮不休，互打了個手勢，逕自離去。

姜森笑著說：「衣小姐太殘忍了，我最不會猜謎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是猜謎，這是捉迷藏！」

姜森說：「有什麼分別？」

衣紅說：「分別可大了！艾洛伊莎把東西藏起來，讓我們找，多有趣！」

姜森說：「你們找吧！我老了，不二老已經夠難纏了，沒想到又來個艾洛伊莎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看艾洛伊莎比不二老人更難纏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可以射覆嗎？」

衣紅問：「射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就是用易卦來猜事物。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要你說得對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個我可沒把握。」

衣紅說：「沒把握免談！」

文祥說：「線索可能在這幾張比較凌亂的畫稿中，為什麼艾洛伊莎要保留這幾張？有字跡的那張還不算太亂，後面這三張簡直不成畫嘛！我看絕非老人手筆。」

衣紅說：「算你有見識，你看看能找到什麼？」

文祥拿起最亂的三張畫稿，橫看直看，對著光看，又背著光看，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玄秘。他只好搖搖頭，說：「看不出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是我，會分開看。」

文祥又仔細檢查那些線條，說：「嗯！有點名堂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了，不許說，讓他們也看看。」

正在猜時，三個膚色古銅的大漢匆匆走到五人面前。

姜森見有人走近，便起身走出音障。其中一人迎上前，點頭為禮說：「請問，你們不是本地人吧？」

左非右覺得有異，忙要杏娃撤了音障，四人在一旁觀看。

姜森搖頭說：「不是，我們是觀光客。」

那人又問：「你們認識什麼本地人嗎？」

姜森說：「不認識。」

那人謹慎地再問：「你們總知道法蒂瑪嗎？」

姜森說：「沒聽說過。」

那人馬上高興地說：「那我們有沒有這份榮幸，邀請各位到敝舍坐坐？」

姜森客氣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還要趕回去，沒有時間。」

文祥立刻用指語問杏娃：「這些人是誰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本地一種宗教，叫康東布雷（Candomble）的信徒。」

文祥問：「找我們做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派系之爭，他們競爭得很厲害，和海地的巫毒差不多。不過你們要小心一點，我發現四法王也在這裡。」

文祥問：「四法王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而且他與康東布雷有些淵源。」

那人與另外兩個人商量了一會，三個人突然屈膝跪地，說：「如果各位不肯和我們一起回去，我們就永遠不起來。」

姜森忙說：「請起來，請起來！」他拚命拉其中一個，三個人還是文風不動。

文祥也上前幫忙，說：「三位請起，大家好商量！」

那人說：「我們奉大神的命令前來，請不到各位，是不能回去的！」

文祥與姜森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姜森點頭表示同意，文祥說：「好，我們跟你們去！三位先請起來吧！」

三人這才歡天喜地的站起來，為首的一個說：「我叫荷塞，各位請跟我來。」

眾人不好再推辭，便隨著荷塞往下城走去。

文祥邊走邊問：「你們是不是找錯人了？要我們去做什麼？」

荷塞說：「沒有錯，但不知道做什麼。大神通知我們，說非請到你們不可。」

康東布雷原是流傳於非洲達荷美和奈及利亞等地的宗教，大神「贊古」能附於人體，與人溝通。和海地的巫毒一樣，康東布雷也是黑人代代信奉，一直流傳到現在。

宗教本是人性最原始的需求，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，就會發現人生充滿太多的惶惑與未知。人的價值就在於永無止境地追求認知，而追求的第一步，便是先假定有一種高於人的力量——神。

在對神祇的信仰下，人心安定了，始得抽絲剝繭，逐步將未知變成已知，進而創造出人類文明。「神」永遠存在人心，就像「一」這個數字，即令無限微分下去，永遠也不可能等於零。無論最終的答案是「什麼」，人還是會追問：「這個什麼來自什麼？」

然而，人智有高低、程度有深淺。人的認知隨著經驗累積，又藉著教育逐代傳衍。在同一地緣環境中，基於社會條件，族群間生存競爭愈激烈的，積累的經驗也相對的愈豐富。成功的族群必然是規模較大，生活較穩定的農業社會。

非洲是人種的發源地，有理想的遊牧環境。一千多萬年前，近赤道一帶的平原雨量充足，水草豐美，各種動物麋集而居。人類的祖先原是靈長類的一支，因樹上發展的空間有限，而族群間競爭壓力不斷增加，最後只得下到地面尋覓食物。

地上的獵食者眾多，事實上危險性更大，但是對感官靈敏、動作機警的動物反而有利。經過長時期的演進，靈長類動物能利用後肢站立，以前肢摘取食物，而頭部保持在最高點，大大的增進了觀察、辨識的感官功能。

直立的動物甚多，企鵝、貓鼬、袋鼠等均是，唯有靈長類成長在樹上，為了能順利地懸藤倒柯，遂發展出靈巧的前肢。下到地面後，前肢又成為理想的覓食工具。

根據生物進化的規律，任何器官使用越頻繁，其功能進化越快。手的應用涉及感覺、轉動和控制三種功能，都需要大量訊息處理。由考古的證據可知，到了約百萬年前，人腦的皮質層容積驟增，已與現代人相去不遠。大腦是主控各種訊息的樞紐，而手的訊息大概就佔了大腦容量的三成。

三成不能算多，但是手部訊息卻是匯總所有經驗的必要管道，也是「用」的根本。失聰、失明的人，只是失去一種重要的刺激訊號，對「體」的認識不夠完整。但是如果沒有手部的訊息，就算有「體」也不能有所「用」。

人對「體」的認知是主觀的，「用」則必須客觀。而人智的成長，一定要主客觀調和、體用兼備、手腦同習。

今天，大腦的功能已屬常識範疇，在過去卻一直是最玄秘的領域。中國人是最早瞭解「手腦並用」的民族，孔子是第一個倡導「學而時習之」的偉大教育家。後人怠惰因循、四體不動，以為學習只要用腦就好，到最後，人變成了只會記憶資料的活機器。

然而，在對神的追求與認知上，人類確實只能用腦而不能動手，也就是只能想像而無法印證。因此，在人類知識範疇中，對神的認知一直無法用經驗法則理解，往往陷入絕對主觀的迷霧中。

對博學多聞的勞心者而言，神的觀念只是一種認知體系，可以導向主觀的意識信念。而習用肢體的勞力者，如果沒有受過教育或經歷淺薄，便會陷溺其中而不知所從。在現實社會裡，基於利益分配的客觀條件，用腦力者很少參與勞動，用體力者也難獲得

高深的知識。於是主觀與客觀分道揚鑣，互不相謀，以致「神」一直存在於各個社會、各種階層，在上者以之榮耀一己，迷信者則自迷自醉。

當非洲黑奴被殖民帝國的販子賣到世界各地後，黑奴由於地位低賤，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他們唯一的安慰與團結的力量，都來自原始的信仰。到了二十世紀，科技發達，知識普及，基督文明受到極大的衝擊，而非洲的原始宗教反而隨著政治及經濟的解放，觸發了新的機遇，而有了脫胎換骨的新面貌。

巫毒傳到海地後，法國人視做一種迷信，曾大力壓制，信徒必須秘密進行活動，所以衍生出棺屍的儀式。而康東布雷傳到巴西，因為國情不同，很快就與印地安土著的信仰混合，除了降神還保持原貌外，舉凡舞蹈、擊鼓以及紋身化裝等，都與原來的巫毒不同。後來在教義、教規和祭祀儀式方面，又與天主教相融合，形成了巴西特有的宗教。

康東布雷的組織很鬆散，巴伊亞是這種宗教的大本營，卻有好幾個不同的系統。在二十世紀，康東布雷主要的經濟來源為信徒捐獻與觀光營收。到了新時代，每種宗教都以信徒的數量及參與的次數，作為資源分配的根據。

由於文明人耽迷虛擬實境，終年流連夢鄉。在巴伊亞，康東布雷的教徒大約只有三萬名，卻有六個自稱「大神」的女祭司。這六個大神累經談判，卻一直糾紛不斷，不能確定彼此的地位。也因此當局無法以信眾人數分配資源，只好以參與活動人數之多寡為依據，這一來便形成相互挖角，各憑神通的混亂局面。

邀請五人前往的，是一個勢力最小的神會。女祭司叫卡奈娜，她很有進取心，短短數年間，將一個只有數十名參與者的組織，擴大到擁有三百多名信徒經常參加神會活動的團體。她最拿手的一種「神跡」，就是在神會中自由與信徒對話，大談個人隱私。

這一來，另外幾個大神緊張了，反而彼此團結起來，嚴格限制信徒參加卡奈娜的活動。她開始反擊，對方也不示弱，在電腦城內因有當局的限制，他們便到郊外決鬥，幾次交手下來，雙方元氣大傷。

眾人離開上城，轉到地下層，居然已有一部大型氣墊車在等候。上了車，文祥追問荷塞：「我們素不相識，大神怎麼會叫你們找來？」

荷塞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接到影音通知就來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到底要我們去做什麼？」

荷塞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文祥問：「要去哪裡？」

荷塞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衣紅實在忍不住了，說：「那你知道什麼？」

荷塞還是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文祥問：「你什麼都不知道，那怎麼走呢？」

荷塞說：「這是自動駕駛。」

衣紅問：「車子是哪裡來的？」

荷塞搖頭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杏娃在四人耳中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要問這些？」

文祥用指語答：「我要知道自己的立場。」

衣紅則回答：「我要知道對方的立場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懂了，這就是人性論的用處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！這是人性的好奇心。」

文祥補充道：「有立場才能判斷利害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們真想知道，要不要我告訴你們？」

衣紅說：「快說！」

杏娃說：「車是下城一個租車公司租來的！」

凡是涉及宗教活動的，當局特許車輛直駛城外，以方便信徒聚會。出城後，便一直向南行去，氣墊車在草地上飛駛，轉瞬間到了一個約有百餘戶人家的濱海原始村落。原來這裡的居民和崇左附近的很相似，不願受束縛的人經常可以回到大自然，享受一下濕風熱潮的蹂躪，與蚊蟲、蒼蠅搏鬥一番。

車才剛停穩，前面茅草房裡就衝出一個頭纏白布，身被白袍，眉毛連成一線的彪形大漢。他哈哈大笑道：「不錯！就是他們！通通給我綁起來！」